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 tk1902617@hotmail.com

現代偵探 推理文學

《2010年中國偵探推理小說精選》讀後

【 陳德錦 】

偵探小說能夠長期興旺、百年不衰，是純文學向次文類 (sub-genre) 蛻變成功的一個證明。文學是母體，偵探小說能由母體脫胎換骨，成為大眾喜愛的文類，可以這樣理解：文學思維本來就是一個查察人性、探索社會的過程，作家必須考察現實，回答如以下的問題：「誰犯了罪？」「人性有哪些弱點？」「什麼是現實中我們所不了解的真相？」偵探小說則聚焦於一個基本答案以及兩個附加解說：「誰犯了罪？如何及為何？」文學作品對社會問題發掘得較深也較徹底，偵探小說的敘述則較緊湊較活潑，也強調懸念。作為次文類，偵探小說的要素，是塑造一個偵探角色以及對探案過程的巧妙鋪排，後者如程小青所指，「布一個迷陣」和「幾條似通非通的線路」。這兩個要素與文學作品的基本構成——人物與情節——是完全一致的。

《2010年中國偵探推理小說精選》就是由這個「推理」結合「文學」的觀念出發進行編選的。編者于洪笙明確地指出：「偵探小說作為文學的一支，除去它特定的藝術原則即破解犯罪的秘密外，依然要擁有文學的宗旨即反映人生反映社會。」《精選》集收小說十八篇，最長的一篇不過四萬字。以偵探小說通常為中長篇而論，雖然較為吃虧，但因每篇故事、結構、偵探身份也各有不同，合為一卷，可說異彩紛呈。長江文藝出版社第一次以偵探小說為編選範圍，網羅中港台三地作家，並以正格推理為重心，可說滿足了讀者的期望。

正格推理的現代轉型

推理小說作家基亨 (H.R.F. Keating) 在《犯罪及推理小說百強》指出，「偉大偵探」是正格推理不可或缺的角色。偵探的身份近年來已有很大的轉變，也不再是個神通廣大，但員警和私家偵探仍然是主要的偵查者。在《精選》裡，負責偵查案件仍多為員警，所展現的辦案程式主要為正規的鑑證和偵訊。因為案件嚴重棘手，有些警探會打破成規，同罪犯罪周旋。《天眼秘徑》(康煥龍)中刑警和罪犯彼此喬裝鬥智，互調身份，而最終是警方棋高一着，找出藏毒地點。有時員警行事比較正規，而犯罪的真相是由當事人的衝突中逐漸披露出來的。像《九面夏娃》(戎亞坤)，男警員是犯案者的前夫，女記者又與死者及其妻子是故交，案情複雜，處處潛伏着人欲橫流的陰暗面。《命運交叉線》(馬天)是選集中最長也是結構最複雜的一篇。故事裡一名記者借助警方資料重回現場偵查一宗致命車禍，牽帶幾個涉案嫌犯在案發當日的經歷。小說利用記者與警方對案情的討論和比較，加以環境證據、涉案者心理的推斷，呈現出正格推理的現代色彩。這兩篇小說較多展示社會各階層人物，執行偵查的員警相對地成為故事的「配角」。

在《精選》中，有受託偵查匿名信的大學教授(林斯諺《影子的戀情》)、有偶然協助破謎團的數學教師(回憶之樹《無盡幽巷》)、有關偵探社但生意不佳的男女青年(貓咪《壁虎》)、有被扯進命案中卻以嚴謹的推理助警破案的市民(徐俊敏《時間鎖鏈》)、也有在咖啡座上聊天就能猜到一個可能實現的罪案的私家偵探(王稼駿的《犯罪之王》)。有些案件是由當事人自己勘查而得

知事實真相的，例如朱桐的《遺情書》、吳誰的《A城B城》等。《遺情書》中的丈夫查出妻子對自己不忠並試圖毒殺他，出於對妻子舊情不變，他順從妻子的計劃進行自殺。

《精選》中有不少布局巧妙之作，《A城B城》是其中一篇。兩個同父異母孩子的共同爸爸在火車掉下月台被列車撞死，男孩夢見一個姐姐，憑着夢境由A城往B城尋找真相。女孩因為要查出姐姐十年前死亡的原因，由B城坐火車往A城，最後找到父親的「二奶」，亦即男孩的母親。事件的真相是，女孩的姐姐出於嫉妒，十年前到城抱走了她的異母弟，爸爸追趕她到了學校，在兩個只能救一個的情況之下，男孩獲救，而女孩陷身枯井。作者以平行敘述展開，最後兩個同父異母孩子又在火車相遇，以一首歌頌天倫的歌曲結束。整個小說以類近電影語言來敘述，節奏緊湊，避免了某些推理小說加插大篇幅的破案解說，所表達主題也比較含蓄而令人深思。

推理題材多樣化

男女情慾的糾纏是推理小說的一個常見題材，像《影子的戀情》等比較含蓄的愛情探索實屬少數。《精選》中有幾篇小說在處理男女愛情關係頗見突出，王瑛《兩朵玫瑰》裡的女主角因報復舊情人對她的傷害，化身為兩個女性，進行一次精密的復仇計劃。讀者可見，這些犯罪女性雖可稱為「禍水紅顏」(femme fatale)，是犯罪小說和黑色電影(film noir)刻意塑造的角色，但在《精選》中這些女性很少是邪惡化身。她們多少具有良善的本性，誘使她們犯罪的大多是金錢、權位、愛情或被損害的自我。可見，《精選》的作者描寫對丈夫不忠而被害(《雪人》)、被遺腹胎(《兩朵玫瑰》)的女性大多給予同情，甚至對迷戀金錢和權力而犯罪的女性(《九面夏娃》、《遺情書》等)，都能提供引致她們墮落的社會背景。

當然，因文體所限，偵探小說以推理為主幹，社會批評只是枝葉，因此不能深入剖析社會也不是很大的缺點。但資深的推理作者，仍能利用有限的篇幅作深刻的社會批評。《精選》排在最前的一篇是鄭炳南的《人生到處知何似》。鄭炳南是香港多產的推理小說家，他的作品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常借人物言行表達他對社會的批評和政治見解。《人生到處知何似》描寫以石勒為首的警探捉拿連環殺手，「辦案程式」只是小說的一個框架，人物描寫卻是這篇小說的精華。一對學生兄弟，何以一個是盡忠職守的員警，另一個是反社會的殺人狂？兩兄弟的思想反差可以概括在弟弟的話中：「莽莽乾坤，浩蕩世界，從來都是強者話事，書寫歷史，決定是非對錯的世界！只有強者才能維護正義，只有順從我，符合我的利益才是真情實義。」假如我們不認為三名警員最後擊斃連環殺手是合乎現實的辦案常規，這種執法權利的彰顯，豈不正是連環殺手對權力看法的一種諷刺？因為，假如我們同意殺手的「道理」，警員就變成殺手的同路人，有權「替天行道」。《人生到處知何似》設計了一個簡單的捉拿殺手的故事，卻叫讀者思考另一個並不簡單的哲學問題。兄長查辦兇案，試圖為弟弟贖罪的奪槍行動卻求不回弟弟，更使小說充滿悲劇氣氛。

正格推理小說常常是「案中案」，一宗案件抖出了另一宗發生已久、給人遺忘的謀殺。《精選》中有幾篇都是以此布局。《壁虎》中能飛簷走壁、舉步被誤為入室殺人的兇手而受到追蹤，豈料犯案動機卻是一件引致他妹妹自殺、父親身死的悲痛往事。《盜墓迷城》(遠寧)是一宗巧計殺人案，幾個盜墓者瞞過臥底警探，利用迷信的煙幕把首領殺掉。有些案件留下未完的故事，像《時間鎖鏈》，情殺案被偵破，卻有另一個製毒組織逍遙法外。

《精選》中有不少新穎的題材。像《24點謀殺案》(鬼馬星)，一個喜歡上網的寂寞女性與網友約會而遭遇虐殺，兇手因恐懼遺下證據而被誘捕。怪陀使的《雪人》則以雪人作為「啞證人」，它的玻璃珠眼睛目睹了整個犯罪事件，警探憑此破解兇手如何偽造不在場證據。有兩篇借用歷史事件人物的故事也頗可一讀。《五陵關》(北極光)以宋、遼對峙的歷史為背景，主人公是由宋赴遼為人質的中山王，他與侍從破解了一個西夏間諜圖挑撥兩國交戰的陰謀。《白色幻術》(小漂)以三國時代幾個人物對一宗「不可能的罪案」的推論。小說突出了諸葛亮對大自然變化的科學觀察。

前瞻：塑造現代型偵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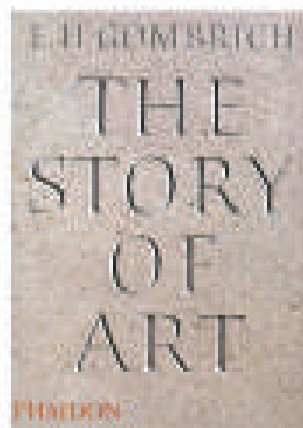
《精選》中是以正格推理、重視社會內涵為編選方針。在這方針下，原創小說必須面對幾個問題：負責偵查犯罪的偵探是否還像西方黃金時期的大偵探一樣，坐在家中大椅上足不出戶，案件便可迎刃而解？這些大偵探的辦案技巧或思維能力從何而來？推理小說要證明這些技巧或能力，就需有足夠的篇幅描寫他們的稟賦、經驗和在辦案過程中遇到的挑戰。這就是為何正格推理大多是中長篇小說的原因。當代的推理小說理應包容另類偵探，而短篇也可以容納推理過程(《精選》集足以說明)。有些作者忽略人物塑造，往往照例捧出一個資深員警，只要能說幾句壓得住後輩的話，輕易從警局取得重要線索，就能準確鎖定罪犯。因為，不論偏重案情推理或社會批評，這些警探沒有鮮明的個性，也沒有與別不同的辦案手法。作者沒有很大興趣去說明他們的本領，讓讀者對他們建立信心和期望。事事只委諸科學鑑證和幾個機靈的助手，沒有把焦點放在偵探個人的能力上，這是現代推理小說在擺脫正格推理的同時卻容易犯上的毛病。

廿一世紀的偵探，應該頭腦冷靜，具有耐性和苦幹的能力，好能應付現實社會中千奇百怪的犯罪者。當然，他也可以同時具有想像力、推理能力和人情味等大偵探的本色。像《時間鎖鏈》中的記者馬蓋瑞就是憑個人辛勤的努力為案件提供了一個可信的解答。《借刀殺人》(王小妞)中的趙希恒警員不但細心去研究案件，更去研究被害者和他身邊的人，從而圍定兇嫌。趙希恒辦案時可以「不惜借用最惡毒的言語來試探富翁的妻子」，回家後卻是個溫柔的丈夫。馬蓋瑞、趙希恒這一類現代型偵探能否升格為大偵探，就要視乎作者能否在其他案件中讓他們一展身手了。

《時代》雜誌100部最佳「非虛構作品」精選介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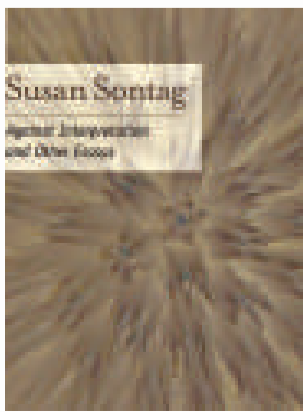
【 張佳晴譯 】

《藝術的故事》恩斯特·貢布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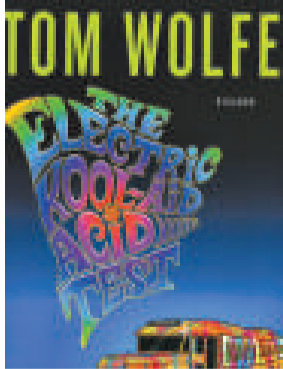
「實際上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只有藝術家而已」是當今一部偉大、權威藝術史的開頭。貢布里希是20世紀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有着無與倫比的天賦，擅長用引人入勝的平實語言解釋複雜概念。《藝術的故事》初版於1950年，次後不斷推出新的修訂本。閱讀這本書，就像在傾聽一位學識無比豐富而又生性快活的老朋友談話，他會帶領你遍覽從洞窟繪畫到後現代主義的藝術。畢竟，他告訴我們，無論在哪个時代，偉大的藝術家都是以新的方式看世界。他寫道：「埃及人以知識作為藝術的基礎，而希臘人就開始使用他們的眼睛了。這種變革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

《反對闡釋》蘇珊·桑塔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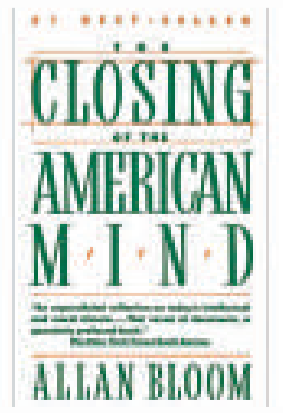
出版於1966年的《反對闡釋》，是對藝術和當現代文化的先鋒性評價，並立即成為經典。該書討論範圍廣泛，從薩特到「坎普」，從戈達爾到科幻小說——雅俗之別不是桑塔格考慮的東西——這本書着眼於對現代藝術思考的批評。在該書的同名文章中，桑塔格對過度知性化的藝術提出了充分的反對理由。她不支持對藝術品及其上下文進行解剖，因為那會毀掉美感，她主張不進行任何加工地鑒賞藝術本來的真。這本書一推出就大受歡迎，也讓桑塔格成為極具影響力文化批評家。

《令人興奮的興奮劑實驗》湯姆·沃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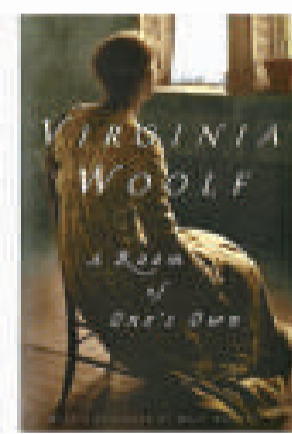
與流行觀點不同——可能跟他本人的觀點也不一樣——湯姆·沃爾夫不是新新聞主義寫作的創始人。美國有蓋伊·塔利斯，吉米·布萊斯林，以及他們之前，許許多多推動非虛構類作品進入文學範疇的作家。但是沃爾夫——一位穿着乳白色西裝的南方花花公子——1968年出版的《令人興奮的興奮劑實驗》真正推動了新聞主義寫作的發展。此書描寫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高潮期，他跟隨作家肯·凱亞及其「快活的惡作劇者們」乘坐迷幻藥巴士穿越美國的經歷。真正的觀點，還是沃爾夫糖果般多彩的文字。

《美國精神的封閉》艾倫·布盧姆



本書副標題「高等教育如何破壞了民主，讓當今學生的靈魂變得貧瘠」已經說明了一切。在這本1987年出版的書中，布盧姆嚴厲批評了美國教育年輕一代的方式，以及國民生活總體知識水準的下降。他批評現代大學只會誤人子弟。布盧姆主張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西方思想中那些「偉大著作」作為智慧源泉的價值已經被降低，因為教授們「不講也沒能力講任何重要的知識。」對於任何關心美國高等教育狀況的人，布盧姆的洞察力無疑將使他這本書成為不可或缺的偉大參考書。

《一間自己的屋子》佛吉尼亞·伍爾夫



如果莎士比亞有一個跟他一樣有才華的妹妹會怎樣呢？她會不會成為最負盛名的英語作家？又或者她的天才會在家中慢慢消逝，迫於家庭壓力，而沒有能力活出自己的人生，最終只能在家庭瑣事中泯滅了所有的天賦？這些問題都是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提出的。1928年她在劍橋大學作一系列演講成為女性主義的奠基者，《屋子》是根據這些演講內容彙編而成的一本小書。伍爾夫提出了這樣的挑戰：「如果一個女人要寫小說，她必須有錢以及一間屬於自己的屋子」。此書用與小說複雜節奏極為不同的消遣對話式語調，研究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種種因素。

《東方學》愛德華·薩義德



看似不可思議，但薩義德確確實實是後殖民主義研究學派的教父，在過去三十年，這個學派已成為非洲、中東、南亞各國學術研究的首選。薩義德里程碑式的作品《東方學》出版於1978年，該書以對中東研究為中心，批判了西方學者對於非西方的研究方法。薩義德主張：東方學家眼中的東方不是真實存在的，而是一個被歐洲「吞併」的戲劇舞台。很多後來的東方學家都反對這種歸類，但正是因為薩義德深刻的人文主義視野，讓我們在研究「文化」與「文明」的區別時，才會帶上應有的懷疑態度。